

從水沙連茶到凍頂烏龍茶— 鹿谷凍頂烏龍茶移入傳說考*

陳哲三**

摘 要

本文旨在釐清鹿谷凍頂烏龍茶移植之史實。首先辨明凍頂烏龍茶非康熙以來之水沙連茶。水沙連茶係台灣野生茶，凍頂烏龍茶係福建傳入之茶種。次辨明移入時間及人物，非咸豐時舉人林鳳池，而係光緒初年凍頂莊民自北部台灣移入。末說明林鳳池移入神話係詩人張達修為彰美凍頂烏龍茶所創造。

關鍵詞：凍頂烏龍茶、水沙連茶、林鳳池、張達修

* 本文在東海大學通識中心（2000.11.25-26）所舉辦第四屆台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上宣讀，當時對談人是許雪姬教授，主席為賴澤涵教授。許教授曾有若干指教。今因獲得新史料—張達修《醉草園文集》，遂加以補充改寫，正式發表。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壹、前言

茶葉自清咸豐台灣開埠之後，逐漸成為台灣北部的經濟作物，也逐漸成為台灣主要的輸出品之一。

北台灣茶葉種植雖多，但最享盛名的，品味較高的，價錢最貴的，還是中部南投縣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清代文獻即指出北部所產「茶味薄，不如武夷。」¹而凍頂茶區自古就是史志中有名的水沙連茶的產區。就歷史論，這是台灣最古老的茶區。

但凍頂茶的由來，凍頂茶與水沙連茶的關係，凍頂茶與林鳳池的關係，其中歷史與傳說至今混淆不清，治史者實有加以釐清的必要，期使歷史歸歷史，傳說歸傳說。本文因此而作。

貳、史志上的水沙連茶

在台灣的史志方面，最早記錄水沙連茶的，似為《諸羅縣志》，該志成書於康熙 56 年（1717）。書中有二條史料：

- 一、茶，北路無種者。水沙連山中有一種，味別，能消暑瘴。武夷、松蘿諸品，皆至自內地。²
- 二、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然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若挾能製武夷誌品者，購土番採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³

這兩條史料，告訴我們，康熙末年，北路沒人種茶，只有在水沙連山中深峻山谷中有很多野生茶，這種茶色綠如松蘿，味道很特別，能卻暑消脹。但因為道路危險，又畏懼生番出草殺人，所以漢人不敢入山採製。

這兩條史料，後來一再被引用。如康熙 60 年（1711）追隨來台平朱一貴之亂的藍廷珍族弟藍鼎元，在所寫〈紀水沙連〉一文中就寫：「水沙連內山產土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清腹脹，亦佳品云。」⁴如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在康熙 61 年（1712）到任，在所著〈赤崁筆談〉中也寫道：「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

¹ 陳培桂，〈風俗考〉，《淡水廳志》，卷 11（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頁 299。

² 周鍾瑄，〈物產志〉，《諸羅縣志》，卷 1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頁 194。

³ 周鍾瑄，〈雜記志〉〈外紀〉，《諸羅縣志》，卷 12，頁 295。

⁴ 周璽，〈藝文志〉，《彰化縣志》，卷 12（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頁 442-443。

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⁵藍鼎元指出是「土茶」、「味甚清冽」、「亦佳品云」。黃叔璥提到一個新史實，透過通事和「各番議明，入山焙製」。《諸羅縣志》才說路險畏生番，「不敢入採」，五、六年後已經獲得協議入山焙製，真是證明了開拓事業一日千里。

到乾隆初年劉良璧修《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只有「茶，出水沙連社，可療暑疾。」⁶而且此一說法為乾隆 11 年（1746）范咸修《重修台灣府志》⁷及乾隆 25 年（1760）余文儀修《續修台灣府志》⁸一字不改的繼承。可以注意的是原來的「水沙連山中」或「水沙連內山」變成「水沙連社」。這一變化使水沙連茶的產地縮小許多，因為只說「水沙連」或「水沙連內山」、「水沙連山中」，其範圍相當於今日竹山、鹿谷、集集、水里、魚池、仁愛、埔里、國姓、到草屯九九峰。如坐實「水沙連社」則最大可以指是水沙連二十四社，最小只能指為日月潭的水社（水裡社、邵族）。⁹但由文字看，劉志以下太簡單，顯然是就《諸羅縣志》等康熙、雍正時期的記載照抄，因為不覺重要，所以隨意而寫。劉志開其端，范志、余志都一字不改的照抄。相對其他各志，《諸羅縣志》寫志態度之嚴謹，¹⁰應更可信賴。則《諸羅縣志》寫作「水沙連山中」或「水沙連內山」才是正確的，比較大範圍的水沙連是討論本問題應該接受的地理背景。

乾隆後的嘉慶年間，未見有水沙連茶的記載。直到道光 12 年（1832）周璽修《彰化縣志》，才又記：「茶，出水沙連山，能卻暑消瘴。其餘武夷諸品，皆來自內地。」¹¹自此可知「水沙連山中」，變成「水沙連社」，又變成「水沙連山」。修《彰化縣志》的人一定覺得寫「水沙連社」不對，因此他看到《諸羅縣志》寫「水沙連山中」或「水沙連內山」，他簡化成「水沙連山」。又「卻暑消瘴」也是《諸羅縣志》的原文。另外提到武夷茶來自內地，可能也來自《諸羅縣志》。

⁵ 黃叔璥，〈赤崁筆談〉，〈物產〉，《台海使槎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5 年 9 月），卷 3，頁 62。

⁶ 劉良璧，〈風俗〉，〈物產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卷 6，頁 110。

⁷ 范咸，〈物產〉，《重修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卷 17，頁 492。

⁸ 余文儀，〈物產（一）〉，《續修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卷 17，頁 592；另在〈貨幣〉，附考中也抄錄黃叔璥〈赤崁筆談〉「水沙連茶，在深山中」文。見同書同卷頁 594。

⁹ 陳哲三，〈「水沙連」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載《台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民國 87 年 6 月 1 日），頁 35-69。

¹⁰ 修《諸羅縣志》者對其所修之志十二分自信，在卷 1，〈封域志〉，〈山川〉之後有言：「右山川所紀，較『郡志』加詳，亦多與『郡志』異。『郡志』據所傳聞，云其略而已。即如玉山，在縣志之背，全台之望也；大武巒為縣治主山，青峰闕為縣南扼要海口；而『郡志』皆不載，又何論其小者乎！……茲卷或躬親遊歷或遣使繪圖，三復考訂，乃登記載。假而千秋百世陵谷依然，雖未敢謂毫髮無爽，亦庶幾得其大概云。」足見態度之謹嚴。

¹¹ 周璽，〈物產志〉，《彰化縣志》，卷 10，頁 358。

道光之後是咸豐，有彰化舉人陳肇興在咸豐 10 年（1860）寫〈大坪頂〉¹²詩，起頭是「朝經水沙連，暮宿大坪頂。石紉高百盤，槎枒爭一挺。」中有句云：「絕頂忽開張，桑麻近千頃。耕鑿數百家，茅舍亦修整。有如桃花源，雞犬得仙境。」又云：「修篁四森布，巨可任舴盤。峨峨高半天，嶺上疊諸嶺。居人扳木末，雲際摘山茗。」末云：「何當結茅屋，長此事幽屏。閉戶有名山，願言養心靜。」此詩讚美鹿谷之自然景觀有如桃花源，有如仙境。物產方面提到修篁、山茗。寫山茗是「居人扳木末，雲際摘山茗。」意思是鹿谷人攀樹木，爬上樹巔，在雲端摘採茶葉。顯然這種茶是生長在巖阿間的野生茶，而不是種植的茶。

光緒 20 年（1894）倪贊元寫《雲林縣采訪冊》在〈嶼頂山〉條下有言：「在縣東三十八里。其山自鳳凰山分龍，蜿蜒六七里，路皆平坦；至大水窟頭，束脈聳起。山二三里，高低無一；森然屹峙，明媚幽雅；巖頭時有白雲封護。居民數十家，自成村落。巖隈曲徑，多植茶樹。昔藍鹿洲遊台，曾到水沙連，稱此茶為佳品；謂氣味清奇，能解暑毒，消腹脹，邑人多購焉。」¹³這位藍鹿洲即前面提到寫〈紀水沙連〉的藍鼎元。從這條史料，可見倪贊元是認為光緒年間的嶼頂山茶，就是康熙年間的水沙連茶。這條史料似也指陳光緒時鹿谷產茶以嶼頂山最多、最好、最有名，而且已經有相當大的市場。

到日治初（民國初年），連橫（雅堂）寫《台灣通史》¹⁴在〈農業志〉中有云：「台灣產茶其來已久。舊志稱水沙連之茶，色如松蘿，能辟瘴卻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以凍頂為佳。」¹⁵此「五城」應指五城堡，即今魚池。凍頂則鹿谷之凍頂。在清末日治初分屬二個不同行政區域，前者屬埔裏社廳五城堡，後者屬雲林縣之沙連堡。另外，凍頂附近有頂城，二城地名，連氏遂誤以五城名之，也是一個可能。連氏仍將康熙時之水沙連茶連接凍頂茶。也指出凍頂茶較他茶「為佳」。

在中西接觸之後也有關於凍頂茶的記載，如 1875 年（光緒元年）《海關報告》打狗部分，有云：南部雖不宜種，但山地亦多野生茶樹，由客家、平埔番採摘，日晒之後供應島內消費，有時生番亦由內山帶下，當漢番交易之用。重要的野生茶產地有：大山母、蕃薯寮、加蚋埔、火燒嶼、林圯埔、六古里（或今六股）。後兩處且有少量的茶出口，但在出口最多的 1875 年，也不過是 67.95 擔，比起北部台灣出口幾千、幾萬擔，南部台灣的產茶量仍然很小。¹⁶這裡的「林圯埔」

¹² 陳肇興原著，鄭喜夫校訂，《陶村詩稿全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67 年 6 月），頁 71-72。

¹³ 倪贊元，〈沙連堡〉，〈山〉，《雲林縣采訪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頁 147-148。

¹⁴ 連橫（雅堂），《台灣通史》民國 7 年完成，民國 10 年出版。見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載《台灣通史》（中華叢書委員會本，民國 44 年 8 月），下冊書後。

¹⁵ 連橫，〈農業志〉，《台灣通史》（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 44 年 8 月），下冊卷廿七，頁 500。

¹⁶ 《海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有微捲，本文轉引自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4 月），頁 59-60。

就是今日竹山，竹山原不產茶，產茶在今鹿谷。當時鹿谷屬沙連堡，而沙連堡之行政中心、經濟中心在林圯埔街。林圯埔街成爲附近物產的集散地，鹿谷茶也集中此地銷售，所以有林圯埔茶之稱。自此條史料可知光緒前後鹿谷茶仍是野生茶，且有少量出售。

1905年（清光緒31年、日本明治38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經濟資料調查報告》指出沙連下堡、沙連堡的茶戶都在一百戶以下。¹⁷沙連下堡就是今日名間鄉，沙連堡即今竹山鹿谷。沙連堡的產茶地還是鹿谷。¹⁸1900年前後林圯埔茶葉產量是：明治31年（1898）400斤、33年106,300斤，34年4,062斤，35年14,000斤。¹⁹相對於當時台灣每年出口茶葉在一千萬斤以上，鹿谷茶顯得微不足道。

近年鹿谷茶之栽種面積擴大，生產增加，是與台灣經濟之發展不可分。民國60年之後，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所得增加，民國55年每人年所得236美元、60年每人441美元、65年1,122美元、70年2,632美元。²⁰國民所得增加，消費能力增強，茶葉的需求也跟著增加。政府爲了提高鹿谷茶的品質及產量，於民國63年7月成立鹿谷高級茶生產專業區，經69年推行專業茶區面積126公頃，參加茶農271戶。茶農分布在彰雅、鳳凰、永隆。²¹其中凍頂所在的永隆144戶最多。在民國64年茶樹種植面積爲175公頃年產量爲52公噸。²²到民國82年鹿谷種植面積增加到1,781公頃，比64年增加了十倍。年產精製茶約1,445公噸。²³

參、凍頂茶之茶種及其移入傳說

凍頂茶的茶種，是原始野生種？或是自中國福建移入的武夷茶？中國福建移入的茶種什麼時候由何人移入？果真是咸豐時舉人林鳳池到福州鄉試所攜回？

¹⁷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第二部》，上卷（東京三秀舍，1905年），頁60-62；另見林滿紅前揭書，頁60。

¹⁸林啟三譯，《日據時期南投廳行政事務及轄內概況報告書》（大正7年）（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6月），頁31。茶條云：本廳茶之產地位於武東堡松柏坑庄，五城堡魚池庄，沙連堡大水堀庄三地為主。又說總督府自明治44年以來，除補給肥料大豆粕外，也培養優良之茶苗免費供應。林啟三譯，《日據時期竹山郡轄內概況》（昭和14年3月）（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6月），頁136-137。凍頂烏龍茶條云：郡轄鹿谷庄大水堀段及凍頂地方，種有茶樹成園；品質之絕優素來名聞全省，昭和5年實施茶樹更新增植獎勵，年產量達6084台斤。

¹⁹《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東京三秀舍，明治38年3月30日發行），頁631。

²⁰天下編輯，《一同走過從前》（天下雜誌，1990年4月11日），頁199。

²¹簡俊堂，〈南投縣鹿谷高級茶生產專業區的設置與展望〉載《南投文獻》（南投縣政府，民國64年2月28日），第21輯，頁99-113。

²²同註21。

²³林啟三，《南投縣茶業發展史》（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3月），頁62。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據茶葉專家林啓三的研究，野生茶與今凍頂茶確實不同。水沙連地區自古生長野生茶，在南投縣仁愛鄉眉原山目前且尚有野生茶，面積約 41 公頃，2700 多株。日本當局曾於民國 14 年在魚池司馬鞍採集山茶播種研究。又魚池茶葉改良分場在民國 60 年調查發現樹齡 195 年的野生大茶樹，已為政府指定「原始茶樹野生林保護區」。眉原山的野生茶樹，經中日學者的研究，確定與印度大葉種或台灣所種的福建小葉種種類完全不同，不但形態上有明顯差異，製茶品質也沒有台灣半發酵茶所具備的基本特色。因此推斷，過去台灣中南部深山所採製的茶葉與近一百多年台灣所栽培的茶樹毫無關連，更無親緣關係。

24

至於後面二個問題，從上面的討論，自康熙到光緒元年間的水沙連茶（含林圯埔茶、鹿谷茶）都是野生茶。光緒年以前屬野生茶，1875 年的海關報告可以證明。

那麼，中國福建茶種何時入台灣？何時入鹿谷？果真和林鳳池有關，需要用更長的篇幅來討論。試論述如后。

連橫在《台灣通史》〈農業志〉中說：「台北產茶近約百年，嘉慶時，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於鱸魚坑，發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豐，遂互相傳植。」²⁵這是中國福建武夷茶移入台灣的最早記錄。但到 1850 年（道光 30 年）北部台灣仍只有深坑、坪林兩地產茶。²⁶1860 年台灣開港之後，茶的栽種日廣，到 1878 年（光緒 4 年），彰化至石門間的丘陵台地都種茶樹。這其間寶順洋行創辦人杜德（John Dodd）在 1864 年（同治 3 年）自福建安溪引入茶苗，貸款給茶農種植，又引入茶師，提高台茶品質，並將市場拓展到美國，²⁷杜德推廣之功最大。

從福建茶引入台灣的歷史，雖然嘉慶時已在台北栽種，但到道光 30 年，並未在北部擴展，只局限在深坑坪林。真正普遍栽種是杜德倡導之後，也就是同治 3 年以前還局限在北部，同治 3 年以後才從北部擴散。再據光緒元年（1875）海關報告，當時的林圯埔茶仍是野生茶。則光緒之前福建茶種已引入鹿谷栽種之命題，顯然不能成立。換句話說，鹿谷凍頂茶之武夷茶種是咸豐 5 年（1855）由林鳳池自福州攜歸種植的命題也不能成立。

²⁴ 林啟三，前揭書，頁 13。

²⁵ 同註 14。其中「鱸魚坑」，《淡水廳志》作「鯽魚坑」。見該志卷 3〈建置志〉頁 61。

²⁶ J.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六十一年），第二冊，頁 261；另據〈賦役志〉，《淡水廳志》，卷 4，〈茶釐〉云：「淡北石碇、泰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為業。」。卷 12，〈物產考〉云：「茶，產大坪山、大屯山、南港仔山及深坑仔內山最盛。」是記錄同治 10 年之情形。

²⁷ 林滿紅，前揭書，頁 21 及 108。唯寶順洋行杜德事在連橫《台灣通史》中作「時英人德克來設德記洋行，販運阿片樟腦，深知茶業有利，（同治）4 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售海外。」見卷 27，〈農業志〉，頁 500。

凍頂茶不是林鳳池移入之說，還有其他證據。

第一，與林鳳池同時代的彰化舉人，與林鳳池一同反擊戴萬生之黨的陳肇興，在他的詩作中，沒有一句提到林鳳池和茶的關係。²⁸他們為反擊戴萬生之黨羽，第一次在同治元年（1862）聚會於北投堡之倚南軒，同治2年4月又共同促成六堡聯莊，以助官軍。這是林鳳池福州應試中舉之後的第六年、第七年，如果真有鄉試帶回茶苗乙事，茶樹種植三年即可採收，則六年後正值茶樹成長最佳採摘數量最多的時候，林鳳池理當拿出來展寶獻客，可是共同作戰而以詩作傳世的友人，寫茶，寫到鹿谷，還喝了鹿谷茶，卻無一字道及林鳳池的武夷茶，豈不可疑？

第二，傳說林鳳池帶回36株武夷山茶苗，分植於自宅、凍頂、清水溝等處，繁衍而成今日之凍頂茶。²⁹針對此一傳說，可討論的有二點。首先帶回種子有可能，帶回茶苗不可能。長期擔任南投縣農業局技正，對茶有專門研究的林啓三說：「以當時的技術將壓條苗運到鹿谷，由於所費時間太長且壓條苗軟弱，茶苗必定枯萎，並無成活的可能。如果是帶回種籽，我想比較有種活的希望。但凍頂茶如果是播種者應該是蒔茶而不是『軟枝烏龍』。」³⁰又說：「我於民國39年初次到凍頂調查茶園情況時，看到很多蒔茶老樹被蘚苔寄生、茶樹衰老情形，多數青心烏龍種茶園間作甘藷致發育很差。由此二點可以推察凍頂的蒔茶是播種而來，青心烏龍是種植壓條苗而來，兩者都由本省北部引入的可能較大。」³¹何時自北部引入，日治初期的調查是約30年前（按即光緒初年）凍頂庄民自台北移植引入新品種，茶葉乃以大水堀庄為中心逐漸發展，幾乎每一戶均種植新的品種，大水堀成為林圯埔的主要產茶地。³²日政府對台灣茶葉頗為重視，日治中期又推行品種更新（青心烏龍）遂奠定凍頂茶獨特的風味，也奠定凍頂茶的良好名聲。³³

其次，野生茶自康熙年代就有，與嘉慶出生的林鳳池無關；福建茶種種遍北台灣是杜德同治3年以後倡導的結果。引入鹿谷又已到光緒初年。在1970年代以前沒有任何文獻提到林鳳池和茶葉的關係，包括和他共同作戰而且詩中寫到鹿谷茶的友人。

那麼，林鳳池移入凍頂茶的傳說又是如何形成？

林啓三說：「又林鳳池舉人攜回茶苗36株之故事，據鹿谷鄉鳳凰村老農林

²⁸ 同註12。

²⁹ 林文龍，〈沙連舉人林鳳池事蹟新探〉，載林文龍《台灣史蹟叢論（中冊）》（台中國彰出版社，民國76年9月），頁7-33。

³⁰ 林啓三，前揭書，頁16。

³¹ 同註29。

³²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30。

³³ 莊英章，《林圯埔—一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66年6月），頁91及126。

氏說民國 60 年時，中部詩人張達修先生常到鳳凰村林勳老先生家喝茶談天，當時他感到凍頂茶並無由來可流傳，所以將林鳳池舉人的事蹟結合編出頗有人情味的故事宣揚出去，就這樣流傳下來。」³⁴

這個陳述，可以從張達修的詩作中得到證實。

張達修，號篁山，鹿谷人，光緒 31 年（1905）生，民國 72 卒。能詩擅書，有《醉草園詩集》傳世。今據其詩作考之，從 22 歲起，凡提到茶、提到林鳳池、提到鹿谷史事的摘錄如后。

廿二歲（戊辰，民國 17 年）〈雨後過凍頂莊〉云：

垂垂露李迎眸滴，簇簇芳茶撲鼻香。³⁵

五十九歲（甲午、民國 43 年）〈小暑後五日陪雨亭翁錕鋳兄避暑竹山〉有句：

主人如陸羽，茶譜頗精詳。殷勤烹烏龍，舌本畱芬芳。緬懷吳光亮，
隻手開鴻荒。悠悠二百載，煙火成名鄉。³⁶

五十一歲（丙申，民國 45 年）〈清明登鳳凰山〉有云：

下有城郭人安康，春茶冬筍年豐穰。吳公當年闢洪荒，即今僻壤成名鄉。³⁷

五十五歲（庚子，民國 49 年）〈耶誕節偕謝條榮訪林勳鳳凰村不遇〉有句云：

我來鳳凰村，夾道茶香烈。村連山之阿，竹屋儼成例。緬懷開荒人，
吳公信人傑。³⁸

五十八歲（癸卯，民國 52 年）〈南投縣行腳〉寫「鹿谷鄉即事」有句：

親朋相見欣無恙，穀雨新嘗凍頂茶。³⁹

³⁴同註 30。

³⁵張達修，《醉草園詩集》林文龍編校本（自印），卷 4，頁 14。

³⁶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30，頁 141。

³⁷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32，頁 157。

³⁸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36，頁 202。

³⁹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39，頁 230。

〈小暑後二日遊鳳凰村賦贈林勳姻叔〉有云：

主人如鴻漸，淪茗有奇術。茶煙裊幽齋，宛入芝蘭室。……攜家茲卜鄰，茶經重撰述。⁴⁰

五十九歲（甲辰，民國 53 年）〈暮春登凍頂山〉有云：

劫後喬松餘葛藟，雨前新葉長旗槍。⁴¹

六十歲（乙巳，民國 54 年）〈林勳前輩餽凍頂茶詩以謝之〉有云：

鳳凰山下摘來新，綠葉青芽凍頂香。焙製多虧煩處士，殷勤翻愧貺勞人。⁴²

同年，有〈品茗〉詩云：

新泉活火對爐紅，泛綠含黃七椀中。自愛茶經翻陸羽，誰將水厄笑王濛。香分芽葉寒宵裏，但約鳧鷖水閣東。嘗到凍峰鄉味好，詩脾沁罷腋生風。⁴³

六十二歲（丁未，民國 56 年）〈春晚遊小半天〉有詩云：

爽文廢壘餘荊棘，光亮豐功照簡編。⁴⁴

六十四歲（己酉，民國 58 年）〈元月 14 日東興仲山金水偕遊鳳凰山〉之一云：

借問王為誰，但知王姓莊。當年率壯士，來此開洪荒。……遂令蠻瘴地，茶筍成名鄉。⁴⁵

之二有句：

⁴⁰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39，頁 233-234。

⁴¹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0，頁 243。

⁴²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1，頁 252-253。

⁴³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1，頁 255。

⁴⁴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3，頁 267。

⁴⁵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5，頁 283-284。

敲門訪親朋，茶香酒正馥。……緬維昔吳公，勒碑茲嶂腹。⁴⁶

六十五歲，〈庚戌，民國 59 年〉〈初夏過田家〉有云：

課兒愛讀幽風卷，欸客頻烹凍頂茶。⁴⁷

六十六歲（辛亥，民國 60 年）〈啜凍頂新茶口號〉云：

鳳凰山下採來鮮，嫩葉新芽愛雨前。難得清泉烹活火，閒情渾似陸茶顛。⁴⁸

六十七歲（壬子，民國 61 年）〈三月十六日詣鳳凰寺兼奉林勳三叔〉有句云：

當年吳總兵，開山得神庇。⁴⁹

七十歲（乙卯，民國 64 年）〈夏日喜表弟林丕耀來訪〉有句：

鑿險憶吳公，撫番揚我族。……蒼蒼凍頂茶，猗猗孟宗竹。⁵⁰

同年，〈凍頂茶〉有句云：

名茶史溯咸豐時，移植人傳自鳳池。三十六枝勤選拔，沙連分植不容疑。鳳池本是林家子，黃卷青燈勤礪砥。買棹迢迢入福州，棘闈一展屠龍技。果見真才宴鹿鳴，聲華一日遍燕京。……。閩海歸來爭餞酒，贈以茶苗當折柳。……。春風載滿孝廉船，卅六靈株樹樹妍。雲霧窟中和露種，幾時青遍翠微巔。⁵¹

又在〈冬日遊鳳凰村呈林勳姻叔兼示丕承丕耀丕煥鴻盛〉云：

⁴⁶同註 46。

⁴⁷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6，頁 296。

⁴⁸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7，頁 308。

⁴⁹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48，頁 322。

⁵⁰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1，頁 348。

⁵¹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1，頁 357。

神武懷吳公，當年此披棘。鑿險通東陸，豐碑留石泐。遂令榛莽鄉，
今成安樂園。⁵²

七十一歲（丙辰，民國 65 年）〈春日遊鳳凰村〉有句：

青青凍頂茶，猗猗孟宗竹。緬懷昔吳公，撫番張我族。⁵³

七十二歲（丁巳，民國 66 年）〈清明偕諸弟侄遊鳳凰山〉有詩云：

鑿險懷吳公，勒碑此山麓。⁵⁴

同年，〈經凍頂〉詩云：

移植靈苗自武夷，凍峰凍頂長槍旗。孝廉德澤垂千載，合建專祠祀鳳
池。⁵⁵

並有註云：

凍頂茶初鄉莊先賢林鳳池於咸豐年間，赴閩鄉試，得中舉人，後攜武
夷茶苗三十六株返鄉，植於凍頂，迄今百餘年，繁植甚廣，四村茶戶
均蒙其澤。⁵⁶

七十三歲（戊午，民國 67 年）〈南投縣名勝紀遊歌〉有句：

鹿車共挽回鹿谷，雲橫凍頂茶初熟。鳳凰山下憶吳公，碑碣摩挲喜重
讀。茶種人傳林鳳池，崇功合為建崇祠。茶經異日重編纂，好把名山
並武夷。⁵⁷

七十四歲（己未，民國 68 年）〈大寒遊鳳凰村〉有云：

⁵²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1，頁 359。

⁵³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2，頁 361。

⁵⁴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3，頁 370。

⁵⁵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3，頁 375。

⁵⁶同註 56。

⁵⁷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4，頁 385-386。

緬懷昔吳公，開山光我族。⁵⁸

七十五歲（庚申，民國 69 年）〈鳳凰山寺進香詞〉詩云：

觀光勝地此蓬壺，拓土人豪憶姓吳。凍頂烏龍推第一，彝陵九曲合齊呼。⁵⁹

另在《醉草園文存》〈讀鳳凰山石碑記〉一文中頌吳光亮盛績，萬年不朽。⁶⁰

以上是記錄鹿谷人張達修自廿二歲到七十五歲，從民國 17 年到民國 69 年與凍頂茶、鹿谷歷史有關的詩句，很清楚可以看到廿二歲的小伙子只聞到撲鼻的茶香，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此後他作客他鄉，到中年才又回到故鄉，四十九歲遊竹山，就想到吳光亮，那一位開八通關古道的人，以後不論是喝了春茶、吃了冬筍，都只想到吳光亮，那一位人傑，有時他也想到陸羽，有時喝了好茶想寫詩，但就是沒有林鳳池。直到他七十歲，民國 64 年才第一次說凍頂茶和林鳳池的關係，咸豐的年代出現了，卅六株也有了，分植各地也提到，他的說法是「移植人傳自鳳池」，是「人傳」人家傳說，只是「人傳」不是史載。但二年後，他七十二歲，民國 66 年，他已經很肯定林鳳池從福建移來武夷茶苗種在凍頂山上的事。而且認為林鳳池的德澤垂千載，所以理合建專祠來祭拜。七十三歲，又提到「茶種人傳林鳳池，崇功合為建崇祠。」在二千四百多首的詩中為什麼只有三首提到林鳳池？而且又是用「人傳」的不確定語態。又為什麼到七十歲民國 64 年才第一次提到林鳳池？更何況他還是林鳳池的同鄉詩人。

回答上面問題的最簡明答案是張達修根本不知道林鳳池和凍頂茶有關，因為凍頂茶本來和林鳳池無關。所以他聞到茶香，喝了凍頂茶，想到的只是吳光亮和陸羽。他四十九歲就開始「緬懷吳光亮」了。一直到七十歲，才在吳總兵之外又多了鹿谷舉人林鳳池。七十歲正是民國 64 年，正是前面提到台灣經濟逐漸起飛的年代，國民收入增加，生活品味提高，喝茶逐漸成為風尚，由喝茶而要喝好茶，鹿谷凍頂烏龍茶就是這個好茶。政府在 63 年定了鹿谷茶葉生產專業區，64 年上半年辦理第一期，中央政府補助五十七萬五千元。⁶¹64 年正是凍頂茶受到重視的一個重要年份。有關凍頂茶的報導也逐漸多起來。

以上論點，好似只是推論。直接證據在民國 95 年終於出現。

⁵⁸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5，頁 406。

⁵⁹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卷 56，頁 411。

⁶⁰張達修，《醉草園文存》，附《醉草園詩集》之後，頁 422。

⁶¹載《南投文獻叢輯（廿四）》（南投縣政府，民國 67 年 6 月），頁 157-158。

95年4月張達修子女為紀念其父百歲冥誕，特出版《醉草園文集》⁶²及《生事歸清恬》⁶³二書，並在溪頭明山別館舉行新書發表會。在《醉草園文集》中有一文二函可以用來印證上面的論證。

1932年7月13日，張達修廿六歲的作品〈鳳凰山茗談〉有云：「(鳳凰山)山下層巒疊嶂，錯落蜿蜒，直與凍頂相啣接，有烏龍茶樹數萬株，古色古香，真奇種也。相傳是茶於百餘年前，有蘇姓者由閩地移十四株植於凍頂，翌年茁芽，以香味遠勝內地，大異之，遂廣栽分植，由是大小水岬暨頂城、二城及下埔等處，均為烏龍名產地。台灣舊志所謂沙連種者，即指此也。」文末又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今空山異茗，孤芳獨抱，……余也生長斯郡，以桑梓名產，不可久沒，爰請該地有志林朝陽君，表其茗為鳳凰山茶，藉以介紹內外，得見吉光片羽，得與武夷小峴炫香味於茶譜也。豈非一大快事哉！」⁶⁴可見張達修自青年時代便很愛家鄉，廿六歲就立志要彰美鳳凰山麓的茶，而且他也知道該茶是由凍頂莊蘇姓移入。移入十四株，不是七十歲時說的卅六株。另外他說是自閩移入，又說就是方志上的水沙連茶，那是錯誤，已如前述。而且當時也沒有名字，他希望叫「鳳凰山茶」。

以後他東西南北奔忙，如上所引，喝到鹿谷茶也只想到吳光亮開關之功，想到陸羽撰著茶經。七十歲後才開始創造林鳳池移入的神話。這一部份，他的二函可以印證。

民國66年，張達修七十二歲，在1月29日覆林文龍的函中云：「聞足下收拾凍頂茶史實，甚善！惟須以林鳳池舉人由武夷攜手（疑錯字）分植為凍頂茶之開基，始不致前後矛盾。弟留意及之。」⁶⁵

這函信透露的訊息是，如果凍頂茶果真是林鳳池移入，何必特別交代。如果過去現在都是林鳳池移入的說法，有什麼前後矛盾？事實是張達修自己知道凍頂茶是凍頂莊蘇姓移入，和林鳳池無關。林鳳池移入之說是他近二年才創造出來的。

又在同年2月4日，覆林文龍函中更附寄蔡文見（記者，筆名紫痕）所寫凍頂茶資料一篇，並云「似可參考」。⁶⁶蔡文見正是在報上大力宣傳林鳳池移入說的記者，見下。所以張達修將蔡文附寄林文龍參考。因此，林文龍在所寫林鳳池或凍頂茶各文，⁶⁷均不敢違背師訓。

⁶² 著者張達修，主編林文龍，《醉草園文集》（南投：全益印刷廠，2006年4月30日出版），非賣品，全部文稿160餘篇，有論說、序跋、雜記、傳狀、哀祭、書啟及附錄，凡十二卷。

⁶³ 原著張達修，編撰者：江寶釵、林文龍、李知灝，《生事歸清恬》（台北：駱駝出版社，2005）。

⁶⁴ 張達修，《醉草園文集》，頁205-207。

⁶⁵ 張達修，《醉草園文集》，頁247-248。

⁶⁶ 張達修，《醉草園文集》，頁248。

⁶⁷ 林文龍除上文所引〈沙連舉人林鳳池事蹟新探〉一文寫林鳳池移植烏龍茶外，又有〈凍頂山茗遍邇遐—南投鹿谷的凍頂茶〉一文，載所著《台灣中部的人文》（台北：常民文化，1998年），

凍頂烏龍茶非林鳳池移入，到此可以大白。有關蔡文見文略作交代如下。

在民國 63 年 6 月 28 日聯合報記者蔡紫痕發表一篇〈鹿谷通訊〉，說凍頂茶是林鳳池道光 11 年由福建武夷帶回來的。並說帶回來的是軟枝的烏龍種。筆者看到後甚感不安寫了一篇商榷的文稿，後來以讀者投書的形式登在 64 年 2 月 19 日的台灣新生報。又經過改寫，載於 67 年的《南投文獻叢輯（二十四）》，⁶⁸標題是〈凍頂茶不始於林鳳池之移植說〉。但蔡紫痕不知道是沒有看到，還是不相信，他在 65 年 4 月 30 日世界日報，66 年 4 月 31 日、6 月 3 日、68 年 4 月 21 日的聯合報繼續寫林鳳池帶回軟枝烏龍茶卅六株的故事。

原先筆者對茶樹茶種不懂，後來看到茶葉專家林啓三寫的《南投縣茶業發展史》，帶回壓條苗軟枝烏龍茶苗是不可能的，已引如上述，而且林啓三並確定林鳳池移入凍頂烏龍茶是張達修創造出來的神話。但追查最早記錄這一個傳聞的文獻，不是張達修 64 年的詩，也不是蔡紫痕 63 年 6 月的〈鹿谷通訊〉，而是筆者陳哲三在民國 61 年 12 月出版的《竹山鹿谷發達史》四〈特產〉〈凍頂茶〉在記其來源時有此一段「又據林遊龍先生告余曰：『凍頂小種茶，乃先人林鳳池自大陸攜歸者』未知確否，姑存其說」，⁶⁹林遊龍正是林鳳池的曾孫，筆者以歷史學者的看法，訪問他就該將他的說法記錄下來，但因不敢確定其對錯，所以「姑存其說」以待他日之研究，沒想到產生出許多的波瀾，打了三十年筆墨官司。仔細查考，原來自己也是神話的創造者之一。

肆、結語

茶樹的生長條件是氣溫約在華氏 53 度至 82 度（即攝氏 11.67 度至 27.78 度）之間，年雨量不低於 80 至 100 釐，雨季最好在年初，年初的早晨最好有霧，土壤最好富含有機質，排水良好，故以礫質黏土或黏質壤土所構成的丘陵地最適宜。⁷⁰

水沙連地區，也即今日南投縣境自竹山、鹿谷、集集、水里、魚池、埔里、仁愛、國姓地區的丘陵地山地正符合這些條件，自古就以水沙連茶出名，被史志所記錄。⁷¹直到 1875 年（光緒元年）的記錄，竹山（林圯埔）仍是野生茶的產地

頁 72-88，其文開宗明義即說：「凍頂茶為舉人林鳳池衣錦榮歸之際，由出產名茶的福建武夷山攜回故里分栽。」

⁶⁸《南投文獻叢輯（廿四）》（南投縣政府，民國 67 年 6 月）。

⁶⁹陳哲三，《竹山鹿谷發達史》（台中啟華社，民國 61 年 12 月），頁 126。

⁷⁰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之茶》（台灣銀行，民國 38 年），頁 23；林滿紅，前揭書。頁 58-59。

⁷¹史志中另有僅只一見的是貓螺茶，見吳廷華〈社寮雜詩〉詩云：「才遇穀雨覓貓螺，嫩綠旗槍映翠蘿。獨惜未經嫺茗戰，春風辜負採茶歌。」自註云：「貓螺，內山地名，產茶，性極寒，番不敢飲」。見《淡水廳志》，卷十五（下），附錄二文徵（下），頁 430。吳廷華，雍正 3

之一。可知中國福建茶種的引入要在此之後，日本當局 1900 年的調查茶戶不到一百，是種野生茶或是福建茶？不得而知。也許福建茶種已在光緒之後由北部傳入。此後經日治中期之茶種更新，已奠定烏龍茶特有的風味，並以此風味聞名全台。民國六十年代政府設立生產專區更大大推動新茶種的種植和面積的推廣。

水沙連茶是台灣野生茶，不是今天製造凍頂烏龍茶的茶樹。製造凍頂烏龍茶的茶樹最早只能推到光緒初年，杜德大力倡導種茶之後，所以要說咸豐 5 年（1855）林鳳池就從福建帶回軟枝烏龍茶苗，那是不能成立的。

林鳳池移入凍頂烏龍茶苗的神話，原來是陳哲三在民國 61 年訪問林鳳池曾孫林遊龍，記錄林遊龍的說法，在該年年底出書，63 年因茶業生產專區要設立，鹿谷記者蔡文見（紫痕）寫入他的報導，64 年以後張達修寫入他的詩中並到處宣傳，於是成爲大家喝凍頂烏龍茶時的話題，一般人真偽莫辨，而且還是美麗的神話，能使凍頂烏龍茶更添神秘色彩。這就是神話產生的背景與流程。其實林鳳池自有其偉大的地方，並不必借凍頂烏龍茶增其色彩。站在歷史的角度論，希望今後歷史的歸歷史，神話的歸神話。

年任福建海防同知，嘗奉檄查台灣倉庫。詩中之「猫螺」有猫螺社、猫螺山、猫螺溪，均在今日芬園鄉、草屯鎮之地，屬烏溪水域，為入埔裏社、水沙連社之北路，仍可解為水沙連茶。

參考文獻

- 《南投文獻叢輯》（廿四），南投縣政府，民國 67 年 6 月。
-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東京市三秀舍，明治 38 年 3 月 30 日發行。
- J.W. Davidson 原著、蔡啓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二冊），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61 年。
- 天下編輯，《一同走過從前》，天下雜誌，1990 年 4 月 11 日。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之茶》，台灣銀行，民國 38 年。
- 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吳廷華，〈社寮雜詩〉，《淡水廳志》，卷 15，（下）附錄二文徵（下），頁 430。
- 周 璽，《彰化縣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林文龍，〈沙連舉人林鳳池事蹟新探〉，《台灣史蹟叢論（中冊）》，台中國彰出版社，民國 76 年 9 月。
- 林文龍，〈凍頂山茗遍邇遐—南投鹿谷的凍頂茶〉，《台灣中部的人文》，台北：常民文化，1998 年。
- 林啓三，《南投縣茶業發展史》，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4 年 3 月。
- 林啓三譯，《日據時期竹山郡轄內概況》（昭和 14 年 3 月），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4 年 6 月。
- 林啓三譯，《日據時期南投廳行政事務及轄內概況報告書》（大正 7 年），南投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4 年 6 月。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4 月。
- 范 咸，《重修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沙連堡〉，〈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張達修著，江寶釵、林文龍、李知灝等編，《生事歸情恬》，台北：駱駝出版社，2005。
- 張達修著、林文龍編，《醉草園文集》，南投：全益印刷廠，2006 年 4 月 30 日。
- 莊英章，《林圯埔——一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 66 年 6 月。
- 連 橫，《台灣通史》下冊，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 44 年 8 月。

- 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家傳〉，《台灣通史》下冊，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 44 年 8 月。
- 陳哲三，〈「水沙連」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載《台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民國 87 年 6 月 1 日），頁 35-69。
- 陳哲三，〈凍頂茶原始於林鳳池之移植說〉，載《南投文獻叢輯》（廿四），南投縣政府，民國 67 年 6 月。
- 陳哲三，《竹山鹿谷發達史》，台中啓華社，民國 61 年 12 月。
-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陳肇興原著，鄭喜夫校訂，《陶村詩稿全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67 年 6 月。
-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5 年 9 月。
- 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 6 月。
-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第二部》，上卷 東京三秀舍（1905 年）。
- 簡俊堂，〈南投縣鹿谷高級茶生產專業區的設置與展望〉，《南投文獻》，第 21 輯，南投縣政府，民國 64 年 2 月 28 日。

From Shui-sa-lian Tea to Dong-ding Wu-long Tea—An Investigation on the Legend of the Transplantation of Dong-ding Wu-long Tea in Lugu

*Che-San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plantation of Dong-ding Wu-long Tea in Logu. First, the study distinguishes Shui-sa-lian Tea, which has been cultivated from the Kang-Xi period in Taiwan, from Dong-ding Wu-long Tea: Shui-sa-lian Tea belongs to the indigenous tea species of Taiwan, while Dong-ding Wu-long Tea is an alien species been transplanted from Fujian. Secon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ime of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transplanter: In the early Guang-Xu period, the locals in Dong-ding village, instead of Sir Fong-Chi Lin, transplanted the species from northern Taiwan. Last,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 legend of the transplantation, which attributes it to Sir Fong-Chi Lin, is a myth created by the poet, Da-Xiu Chang, to adorn Dong-ding Wu-long Tea.

Keywords: Dong-ding Wu-long Tea, Shui-sa-lian Tea, Fong-Chi Lin, Da-Xiu Chang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